



4

世界文豪书系

SHIJIWENHAO
SHUXI

卡夫卡全集





世界文豪书系

卡夫卡全集

第4卷

城堡

〔奥〕弗兰茨·卡夫卡 著

叶廷芳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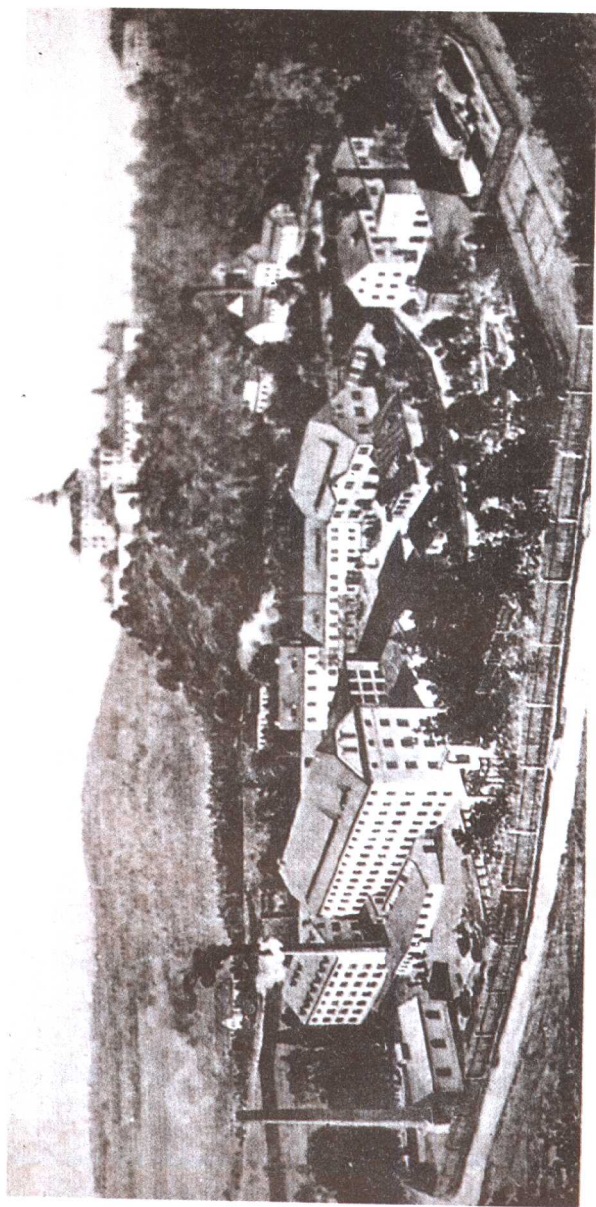
河北
教育出版社

《城堡》 马克斯·勃罗德编，费歇尔简装
书出版社，法兰克福/美茵，19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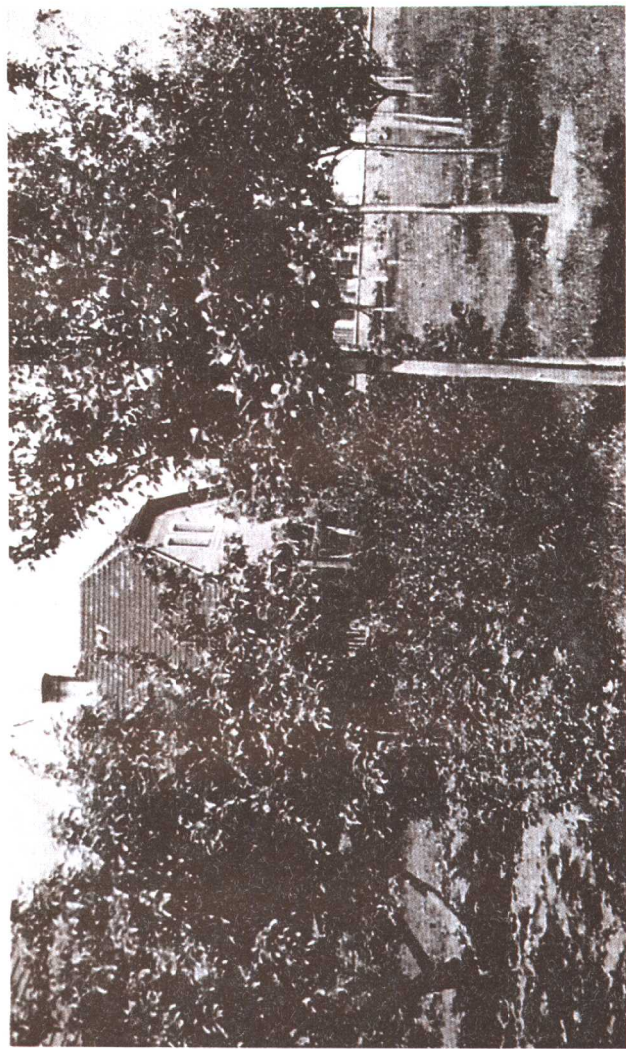
Das Schloss. Herausgegeben von Max
Brod,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GmbH,
Frankfurt am Main, 1982



1922 年的卡夫卡



北波希米亚的弗里德城堡，是小说《城堡》的背景，1911年卡夫卡来过这里出差



1922年6—9月，卡夫卡在这个名叫普拉纳的村子（南波希米亚）里，在他妹妹和妹夫租用的二居室假期住宅里完成了《城堡》的后九章。那两扇窗子里是卡夫卡居住的房间

编者前言

卡夫卡的《城堡》写于1922年1月至9月，也就是在他去世前两年。这是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是唯一一气呵成的巨著。当然说它“一气呵成”只是与其他两部长篇相比而言，其实九个月中间，他还写了那篇杰出的《饥饿艺术家》以及那篇幅不短的《一条狗的研究》，此外还有别的小品。作为一个结核病（当时是不治之症）的晚期患者，这样的写作速度是足以惊人的了。当然更重要的还不在速度，而在作品的厚度和力度。《城堡》是卡夫卡创作风格成熟和定型的标志，在哪个意义上讲都堪称作者的“压轴之作”。如果说，荒诞——是卡夫卡小说风格的基本特征，那么《城堡》便是它的典型；它在荒诞外衣的掩盖下包含着多么丰富的寓言的意蕴！

尽管如此，作者本人却并未对这部作品格外垂青，在他留给马克斯·勃罗德的遗嘱中，《城堡》也未能幸免。靠了勃罗德的眼力，它才得以保留了下来，并由杂乱的状态，被勃罗德整理成有序的整体，于1926年作为单行本出版。友谊再一次显示了力量。

本书译者赵蓉恒教授是经验丰富的老译者，他德文过硬，汉语老当，是德语翻译界不可多得的人才。

叶廷芳

1995年夏

卡夫卡全集

· 叶廷芳主编 ·

短篇小说	洪天富	叶廷芳	译
失踪者		张荣昌	译
诉讼		章国锋	译
城堡		赵蓉恒	译
随笔·谈话录	黎奇	赵登荣	译
日记(1910-1923)		孙龙生	译
书信(1902-1924)	叶廷芳 赵乾龙	黎奇	译
家书		赵登荣	译
致菲莉斯情书(I)	卢永华 等译	叶廷芳	校
致菲莉斯情书(II)			
致密伦娜情书	叶廷芳 黎奇 卢永华 等译		

责任编辑：张艳茹
封面设计：李欣

BBA 33 / 03

世界文豪书系

新莎士比亚全集

雪莱全集

歌德文集

海涅全集

卡夫卡全集

乔伊斯全集

雨果文集

波德莱尔文集

莫泊桑小说全集

普希金全集

莱蒙托夫全集

屠格涅夫全集

泰戈尔全集

纪伯伦全集

川端康成文集

勃朗特两姐妹全集

马克·吐温文集

加缪全集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契诃夫全集

果戈理全集

方平主编

江枫主编

刘硕良主编

胡其鼎主编

叶廷芳主编

刘象愚主编

柳鸣九主编

郭宏安主编

桂裕芳主编

刘文飞主编

顾蕴璞主编

刘硕良主编

白开元主编

钱素素主编

高慧勤主编

宋兆霖主编

吴钧甸主编

张容主编

刘文飞主编

沈念驹主编

沈念驹主编

杨武能

章国峰

王逢振

刘安武

倪培耕

关 儒

陈 朵

总策划：王亚民 刘硕良

目 录

第一章	(3)
第二章	(20)
第三章	(40)
第四章	(50)
第五章	(64)
第六章	(83)
第七章	(97)
第八章	(107)
第九章	(117)
第十章	(128)
第十一章	(135)
第十二章	(141)
第十三章	(148)
第十四章	(177)
第十五章	(187)
第十六章	(257)
第十七章	(265)

第十八章	(271)
第十九章	(301)
第二十章	(319)

附录

一 小说开头的异文	(351)
二 断片	(354)
三 小说结尾的延续	(360)
四 作者删去的文字和段落	(363)
第一版后记	(408)
第二版后记	(417)
第三版后记	(418)

城 堡

第 一 章

K. 到达时，已经入夜了。村子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城堡山连影子也不见，浓雾和黑暗包围着它，也没有丝毫光亮让人能约略猜出那巨大城堡的方位。K. 久久伫立在从大路通往村子的木桥上，举目凝视着眼前似乎是空荡荡的一片。

然后他去找过夜的地方；酒店里人们还都没有睡，店老板虽然无房出租，但在对这位晚客的突然到来感到极度惊讶和惶乱之余，还是愿意让他在店堂里一个装稻草的口袋上睡觉，K. 也同意这一安排。有几个农民还在喝啤酒，但他无意同任何人交谈，便自己去阁楼上把草袋搬下来，在炉子附近躺下了。屋里很暖和，那几个农民说话声音很低，他用困倦的双眼打量了他们一番便倒头睡去。

然而没有多久他便被吵醒了。这时只见一个城里人装束、长着一副演员似的面孔、浓眉细眼的年轻人同店老板一起站在他身边。那些农民也都还没有走，其中几个把椅子转过来对着他们，以便看得更清、听得更真些。年轻人为吵醒了 K. 而十分客气地向他道歉，自我介绍说是城堡主事的儿子，然后说道：“这村子是城堡的产业，凡是在这里居住或过夜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也算是在城堡居住或过夜，没有伯爵大人的许可，谁也不能在此居留。可是您并没有得到这样的许可，至少您并没有出示

这样的证明嘛。”

K. 半坐起身子，捋了捋头发，仰头看着众人说道：“我迷了路，这是摸到哪个村子来了？这里是有一座城堡吗？”

“那还用问，”年轻人慢条斯理地说，这时店堂各处都有人大惑不解地冲着 K. 摇头。“这里是伯爵大人威斯特威斯城堡”。

“一定要得到许可才能在这儿过夜吗？”K. 问道，似乎想弄清刚才他听到的那些话是不是在做梦。

答话是：“是必须得到许可才行，”紧接着这个年轻人伸出胳膊，向店老板和酒客们问道：“难道竟有什么人可以不必得到许可吗？”那话音和神态里，包含着对 K. 的强烈嘲笑。

“那么我只好现在去讨要许可了。”K. 打着哈欠说，一面推开被子，似乎想站起来。

“向谁去讨要？”年轻人问。

“向伯爵大人，”K. 答道，“恐怕没有什么别的法子了吧。”

“现在，半夜三更去向伯爵大人讨要许可？”年轻人叫道，后退了一步。

“这不行吗？”K. 神色泰然地说：“那么您为什么叫醒我？”

这时年轻人憋不住火了。“真是死皮赖脸的流浪汉作风！”他喊叫起来：“伯爵衙门的尊严必须维护！我提醒您是想告诉您：您必须立即离开伯爵领地！”

“好了，戏做够了吧。”K. 用异常轻的声音说，接着又躺下去，拉过被子盖在身上。“年轻人，您太过分了点，我明天还要再考虑考虑您今天的表现的。如果一定要见证的话，酒店老板和这里的各位先生就可以作证。现在请您听清楚：我是伯爵招聘来的土地测量员，明天我的几个助手就要带着各种器件乘车随后跟来。我因为不想失去这个踏雪觅途的好机会，所以步行

前来，可惜几次迷路，才到得这样晚。现在到城堡去报到时间已经太迟，这一点我自己很清楚，用不着您来赐教。正因为这样我才勉强在这草袋上凑合过夜，而您竟然——客气点说吧——举止失礼，打搅我休息。好了，我的话说完了，晚安，诸位先生！”说到这里K.翻了一个身，转向炉子去了。“土地测量员？”他听见背后有人将信将疑地问，过后又无人作声。然而不久那位年轻人便克制住自己，用压低了的一——低到可以看作是为了照顾K.的睡眠——然而又大到能让他听清楚的声音对老板说道：“我现在就打电话去问一下。”怎么，在这个乡村小酒店里居然还有电话？唔，设备还真够齐全的。这些事，一件一件地听来也使K.感到惊奇，不过总起来却又在他的意料之中。他发现，电话差不多正好摆在他的头顶上方，刚才他睡眠惺忪，没有注意到。现在，如果年轻人一定要打电话，那么他无论如何不能不打搅K.的睡眠，问题只在于K.让不让他打这个电话？K.决定还是让他打。可是这样一来，在底下装睡便没有什么意思了，于是K.又恢复了仰卧的姿式。他看见农民们怯怯地聚到一起，嘁嘁喳喳议论，看来土地测量员的到来不是一件小事。这时厨房的门早已打开，膀大腰圆的老板娘站在那里几乎把门框塞满，店老板踮着脚尖走到她跟前告诉她刚才发生的一切。现在，电话接通，开始通话了，听得出，城堡主事已经就寝，然而一位副主事——为数不多的副主事当中某位名叫弗里茨的老爷——在那边接电话。年轻人自报姓名，说是叫施瓦尔策，接着便说他发现有一个名叫K.的三十多岁的男子，衣冠不整，心安理得地在酒店里一个草袋上睡觉，这人枕着一个小得可怜的背囊，手边放着一根拐杖。他施瓦尔策自然觉得此人形迹可疑，而因为店主在这件事上显然失职，他施瓦尔策当然就责无旁贷地要过问此事，进行查询了。对于被叫醒盘问，